



《玻璃城》《幽灵》《锁闭的房间》

THE NEW YORK TRILOGY

纽约三部曲

[美] 保罗·奥斯特 著 文 敏 译

Paul Auster

浙江文艺出版社

I7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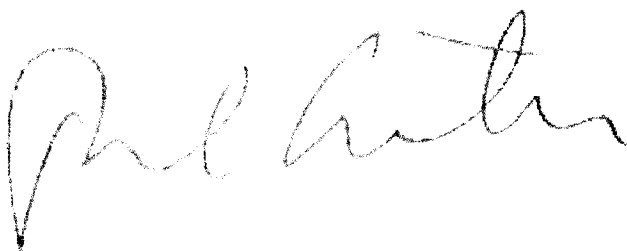
307

2007

纽约三部曲

THE NEW YORK TRILOGY

[美] 保罗·奥斯特 著 文 敏 译

A large,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which appears to read 'Paul Auster', is centered on the p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三部曲 / (美) 保罗·奥斯特著; 文敏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3

(“保罗·奥斯特”经典系列)
ISBN 978-7-5339-2455-3

I. 纽… II. ①保…②文… III. 长篇小说-美国
-当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753 号

THE NEW YORK TRILOGY by PAUL AUSTER

Copyright: © 1985 by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纽约三部曲/[美] 保罗·奥斯特 著 文敏 译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封面摄影 王 寅

责任编辑 柳明晔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1 字数 265 000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455-3

定价: 2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保罗·奥斯特，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在西方早已跻身大师级作家之列，被当成纽约的地标，特别是经典的《纽约三部曲》。1947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毕业后到法国追寻作家梦。

奥斯特是一个多产作家。迄今为止，总共发表了十三部小说、五部传记、两本诗集，以及大量的书评和影评文章。早年创作深受一些法国诗人及剧作家的影响。《纽约三部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重新回归美国文学传统的转折点。他的《幻影书》、《孤独及其所创造的》、《月宫》、《命运之音》、《海怪》、《在地图结束的地方》也都被评论界公认为经典之作。

村上春树盛赞“奥斯特作品的根本部分含有丰富的音乐性，极具音色和律动感”。可以说，保罗·奥斯的每一部小说都精彩绝伦，显现出惊人的原创力。他的作品在西方和中国港台地区相当叫座。保罗·奥斯特现居纽约布鲁克林区。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引进保罗·奥斯特作品

《纽约三部曲》

《幻影书》

《孤独及其所创造的》

《在地图结束的地方》

《玻璃城》、《幽灵》、《锁闭的房间》被称为纽约三部曲。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奥斯特通过营造哥特式的紧张气氛，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来诱使读者与之一同踏上追寻身份和存在意义的心灵之旅。

玻璃城

深更半夜，一个陌生电话打到侦探小说作家奎恩家里，这让他陷入了比任何侦探小说都更为扑朔迷离的案情之中。

幽灵

布鲁受雇于怀特去监视布莱克。监视，跟踪，一年过去了，他一无所获，布鲁几近崩溃。

锁闭的房间

一封不期而至的信，告诉“我”——范肖的童年好友，范肖失踪了，留下妻儿和一堆非同寻常的手稿。按照范肖以前的意愿，“我”被要求处理这些手稿。起初一切很顺利，范肖的手稿得以出版。与此同时，我娶了范肖漂亮的妻子，做了范肖儿子的父亲。然而，“我”突然发现范肖竟然还活着！

目录

玻璃城	第一章	3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0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5
	第八章	63
	第九章	77
	第十章	98
	第十一章	112
	第十二章	121
	第十三章	134

幽 灵	141
-----------	-----

锁闭的房间	第一章	209
	第二章	219
	第三章	231
	第四章	244
	第五章	251
	第六章	266
	第七章	278
	第八章	298
	第九章	312

译后记	328
-----------	-----

玻 璃 城
CITY OF GLASS

第一章

事情是从一个打错了的电话开始的,在那个死寂的夜里电话铃响了三次,电话那头要找的人不是他。过了很久,他能够思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得出的结论是,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除了偶然性。但这是很久以后的想法了。一开始,还仅仅只是那件事情和由此产生的结果。不管它也许会有别的种种可能,还是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被预先注定了的(从那陌生人嘴里吐出第一个字开始),这都不必细究。问题在于这件事本身,而且不管后来的一切是否意味着什么,那都不是这件事本身所要告诉你的。

至于奎恩本人,几乎不需要我们在他身上费多少事。他是谁,从哪儿来,他做过些什么,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比方说,我们知道他三十五岁。我们知道他结过婚,也曾为人父,然而他的妻子、儿子都死了。我们也知道他写过书。更确切的说法是,写过悬疑小说。那些作品是用威廉姆·威尔逊的笔名写的,他差不多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那些书,赚来的钱够他在纽约一处小小的公寓房里将就度日。他每年通常要花上五六个月的工夫写小说,剩下的时间就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大量阅读,光顾画展,还去看电影。夏天,他在电视上看棒球比赛。冬天,他去看歌剧。不过,他最喜欢的事情是散步。几乎每天都要出去溜达一圈,不管刮风下雨晴热寒暑都这样,从他的公寓出发,信步穿入市廛——从来都不是有目标地出行,只是让那两条腿把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

纽约是一个永远不缺新鲜花样的地方,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不管他走出多远,不管他走入了如指掌的邻街地带还是其他什么街区,总会给他带来迷失的感觉。迷失,不仅是摸不清这个城市,而且也找不到他

自己了。他每一次散步出去，都会觉得他把自己撇在身后了，一边走一边就把自己丢在了街上，因为把感知能力降至仅仅是一双眼睛的视觉，这就逃避了思考的义务，只有这种方式，才能使他得到一种内心的平静，一种祛邪安神的虚空。外面的这个世界，他四周的，他前面的，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他的目光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任何一样东西上面。重要的是他在走动，一步一步地迈出去，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躯体向前挪移的动作而已。漫无目标的游荡使得所有的步履变得意义等同，而非是要把他送往什么地方去。在最享受的漫步时刻，他会有一种不知身置何处的感受。这种感受，最后就成了他所期望的情形：身处乌有之乡。纽约就是他在自己周围垒起来的一个乌有之乡，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想离开这儿了。

过去，奎恩也曾颇有抱负。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已经出版过几本诗集，写过一些剧本和评论文章，也搞过几部长篇译著。但是，相当突然地，他放弃了这一切。他跟自己那些朋友说，他不想再回去和过去的自己交往，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以威廉姆·威尔逊的名字发表作品。那个著书立说的奎恩已经不存在了，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奎恩还存在着，但他已不再为任何人而存在，除了他自己。

他还是继续写作，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唯一能做的事情。悬疑小说似乎是某种合乎情理的解决办法。他几乎不用费什么脑筋就能编造出人家所需要的故事框架，而且写得不错，一般来说，人家似乎觉得他写这类小说没怎么费劲，只有他自己不这么想。因为他没把自己视为自己作品的作者，他也不觉得自己该对那些作品负责，所以在他内心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维护那些作品。威廉姆·威尔逊，这不过是一个臆造出来的名字，而他出生时的名字却是奎恩，他现在过着一种独往独来而不受约束的生活。他以自尊自敬的态度对待自己，有时甚至还有点孤芳自赏，可他不因此而相信他和威廉姆·威尔逊就是同一个人了。

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想从自己的笔名后面现身而出。他有一个代理人,但他们从不碰面。他们的接触来往只限于信件,出于这种考虑,奎恩在邮局租用了一个编号信箱。和出版商的交往也照此办理,对方支付给奎恩的所有费用,稿酬和版税,一概通过代理人。所以,以威廉姆·威尔逊名字出版的书中都没有作者照片或简介。威廉姆·威尔逊的名字从不出现在任何作家的名录中,他也从不接受任何采访,他收到的所有信件都通过代理人的秘书答复。可以说,任何人都不知道奎恩的秘密。一开始,朋友们听说他放弃了写作,总是问他靠什么过活。他们对他们的回答都是一个口径:他从他妻子那儿继承了一笔信托基金。可事实上他妻子根本就没钱。实情是,他也不再有什么朋友了。

已经五年多了,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度思念亡子,不过也只是在最近,他才把妻子的照片从墙上拿掉。每到某个时候,有那么一会儿,他会突然感受到以前曾有过的那种感觉,犹似怀抱一个三岁婴孩——但其实他并不真的这么想,甚至也不仅仅只是一种回忆。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肉身的感受,是留在他身上的过去时光的印记,他没法掌控这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开始少起来了,从许多方面来看,似乎事情已经因他而发生了很多变化。他不再盼着死亡。但同时,他也不能说是活得很开心。好在他至少不再怨天尤人了。他活着,这个实实在在的事实开始一点一点地迷住了他——好像他竭力要比自己活得长久似的,好像不知是怎么回事,他在过着一种死后的生活似的。如今,他睡觉时不再亮着灯了,而且好几个月来他都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梦。

这是在夜里,奎恩躺在床上抽烟,听着冷雨敲窗。他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不知道早上能不能出去或远或近地走上一阵。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摊开在枕边。自从两星期前完成了最新一本威廉姆·威尔逊的小说,他一直闲晃着。他书中的叙述者,那个私家侦探马克斯·沃克,解开了一个精心策划的连环罪案,主角经历了许多挫折,

有过几次死里逃生,奎恩都似乎觉得被他的探案经历折腾得精疲力竭。这些年来,沃克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奎恩了。鉴于威廉姆·威尔逊一直为他保持着一个富有魅力的形象,沃克的形象变得越来越生动了。在这三重自我的三重奏中,威廉姆·威尔逊似乎担当的是某个口技表演者的角色,而奎恩自己则越来越像个傀儡和假人,沃克呢,则是那个最后表明意图的生动活泼的声音。如果威尔逊是一个幻觉,他便是为了证明其他二者的存在而存在。如果威尔逊是不存在的,他便是奎恩把自己渡向沃克的一座实实在在的桥梁。而且,沃克正一点一点地成了奎恩生命的一个呈现形式,成了他精神上的兄弟,孤境中的同伴。

奎恩拿起《马可·波罗游记》,又从第一页开始看起。“所以吾人之所征引,所见者著明所见,所闻者著明所闻,庶使本书确实,毫无虚伪,有聆是书或读是书者,应信其真。”^①正当奎恩沉思着这些句子的意义,把那些言之凿凿的保证印在脑子里时,电话铃响了。很久以后,当他重新把当时的情景构想起来时,他记起那会儿朝钟上瞟了一眼,已过十二点了。他还纳闷怎么这时候会有人给他打电话。他以为这种时候听到的多半是坏消息。他从床上爬起,光着身子走到电话机旁,在第二声铃响过后拿起听筒。

“哪一位?”

电话里却是长时间的停顿,有一刻奎恩还以为电话那头已经挂了。这时,一个像是来自遥远之域他从未听到过的声音响起来了。那声音呆板木讷,却充满感情,像耳语那般低微,但又清晰可辨,而且他都听不出那声音是男人还是女人。

“喂?”声音说。

^① 引述《马可·波罗游记》的这段译文借自冯承钧译本,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译注

“你是谁？”奎恩问。

“喂？”那声音又说。

“我在听，”奎恩说，“你是谁？”

“是保罗·奥斯特吗？”声音问，“我要跟保罗·奥斯特先生说话。”

“这儿没有叫这名字的人。”

“保罗·奥斯特。奥斯特侦探事务所的。”

“对不起，”奎恩说，“你肯定打错了。”

“这件事非常急迫。”那声音说。

“我对此无能为力，”奎恩说，“这儿没有保罗·奥斯特。”

“你不明白，”那声音说，“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么我建议你打别的电话，这儿不是侦探事务所。”

奎恩挂断了电话。站在冰凉的地上，他朝下看着自己的脚，膝盖，软塌塌的阴茎。有那么一瞬间，他有些后悔自己对来电者态度生硬了。没准儿会是一桩有趣的事儿哩，他想，倒是不妨跟他周旋一会儿。也许，他能在那案子里边发现些什么——甚至，也可能在某些方面给人家提供一些帮助。“我得学着站在那儿也能让脑筋转起来。”他对自己说。

奎恩也像大多数人一样，对杀人越货的门道几乎一无所知。他从未谋害过什么人，也从未偷过什么东西，而且于那种事儿的人他一个也不认得。他有生以来没进过警察局，从来没跟私家侦探打过照面，也从未跟罪犯说过话。他所有这方面的知识，都来自书本、电影和报纸。不过，他从来不觉得这是自己写作的障碍。对于自己写的那些故事，他感兴趣的不是那些故事与尘世众生的关系，而是那些故事与其他故事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成为威廉姆·威尔逊之前，奎恩就已经在为读者提供悬疑小说了。他知道大部分东西都写得很糟，而且大多经不起最马虎的推敲，但这种形式却一如既往地吸引着他，说来还很少有他不愿

读的悬疑小说,连最糟糕透顶的他都看。尽管他对其他读物有着相当严肃的品位,甚至到了十分挑剔的地步,而换了悬疑小说,他几乎可以说是来者不拒。当情绪上来时,那类小说他可以毫无困难地一气读完十本或十二本。这是他内心一个饥渴的洞壑,需要用特殊的食物来填塞,他得一气不歇地往里填塞,直到完全满足。

他喜爱那类书,是因为它们那种贯通全局的、简练的文字感觉。好的悬疑小说里什么都不会浪费,没有一个句子、一个单词是没有意义的。即便看上去没有意义,也会有着某种潜在的意义——总的来说也是一回事。书中的世界栩栩如生地展开,被各种可能性、各种秘密和互相抵牾的状况搅得翻腾不息。由于一切尽在预言和陈述之中,甚至最细微最琐碎的事儿,只要是与故事结局有关,都不可能忽视。每一件事都是一个基本的动作要素,书的中心内容在所有那些事情的相互作用下向前推进。而那个中心,其实无处不在,直到全书结穴之前没法画成一个圆。

侦探就是一个观察和聆听的角色,他在思索中踱过物体和事件的沼泽,把所有的线索拼凑到一起,借此找出真相。在这番工夫中,作者和侦探的角色时常是一种互换关系。读者通过侦探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历经细节的诸般发展变化,就像是头一回碰到似的。他慢慢开始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好像这些蛛丝马迹都会向他揭窠真相,好像由于他的专心致志,现在终于弄明白了,这些线索也开始呈现了某种含义,而并非仅仅是一个存在的事实了。此即所谓“私眼”^①。这个词语对于奎恩来说具有三重含义。并非仅是一个字母“i”表示的“调查者”,而应该是一个大写字母表里的“I”,它是埋在自我呼吸的躯体中

① 原文 private eye,即美国俚语中的私家侦探,这里为照应下文中的双关语义姑译“私眼”。下文说这个词语表示“调查者”(investigator),是因为 eye 一词是 investigator 的缩写 I 的表发音的写法。——译注

小小的生命蓓蕾。同时,它也是作者实际上的眼睛,是他自己向外看这个世界,是要求这个世界向他揭橥真相的眼睛。五年来,奎恩一直生活在这种双关语的夹缝中。

当然,他很早以前就不再把自己当做一个真实的存在了。如果说现在他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那也是通过他想象中的人物马克斯·沃克来实现的,而且只是稍纵即逝的片断。可是,他的侦探必须是真实的,这类作品本质上就是这么要求的。如果奎恩允许他自己消逝,退缩到一个陌生而与世隔绝的地方去生活,沃克似乎也可以继续生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奎恩的痕迹消逝得越多,沃克在这世上的存在就越持久,由于奎恩总是有脱离自身躯壳的感觉,所以,在他所熟悉的任何地方,当他碰巧发现了自己时,却总是看见沃克变得越来越主动,越来越快嘴快舌。正是这种导致奎恩产生某种问题的状态,沃克却视作理所当然,他淡定而冷漠地走过那些具有伤害性的冒险历程,而这种经历,不会不给他的创造者留下印记。这并不意味着奎恩真的想要成为沃克,或至少要像他,但是这却一再证明他在写书时假装自己就是沃克,他知道假如可以选择的话,他内心里是希望成为沃克的,尽管只是在意识中。

那天晚上,最后昏昏沉沉将要入睡时,奎恩试着想象沃克会对电话中的陌生人说些什么。在梦里(他后来忘了这个梦),他发现自己独处一室,拿着一把手枪射向空白的墙壁。

第二天晚上,奎恩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他还以为这桩偶然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想到陌生人的电话还会再来。当时他正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用力排便,这时电话铃响了,比前一天晚上略迟一些,大概是一点差十分或是差十二分的光景。奎恩正坐在逼仄的卫生间里,一边“办事”一边阅读摊在膝盖上的《马可·波罗游记》,看到作者在中国的旅行——从北京到厦门的那一章。电话铃声带着明显的恼怒。马上去接电话意味着只能不擦干净就跑过去,他可不愿意这副样

子穿过房间。可如果他以正常速度结束眼下这事儿,那就没法及时接上这个电话。除了这个原因,奎恩还觉得自己似乎不大情愿挪动。电话这玩意儿他并不很喜欢,他曾不止一次想过要撤掉电话。他最最不喜欢的就是电话的专制强横。不仅总是违反他的意愿来打扰他,还不可避免地要让自己屈从于它。这一次,他决定不理睬它。但在第三下铃声响过后,他的肠道排空了。在第四下铃响起时,他拉上裤子,离开了卫生间,不紧不慢地穿过屋子。在第六下铃响起时,他拿起了听筒,但电话那头没有人。打电话的人挂断了。

第三天晚上,他心里有了准备。他摊开手脚躺在床上,翻阅着《体育新闻》,一边等着陌生人的第三次电话。当他一阵阵地感到忐忑不安时,便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放上一张唱片——海顿的歌剧 *il mondo della Luna* (《月亮的世界》)——从开始一直听到结束。他等了又等。两点三十分时,他决定不等了,要睡觉了。

接下来的一天晚上,他又在等电话,那天晚上也是一样。正当他觉得自己揣想完全没道理,想放弃时,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这是五月十九日。他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这是他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或者说本来该是一个纪念日,如果他父母还活着的话——母亲曾告诉他,她是在婚礼之夜怀上他的。这件事一直对他很有吸引力——因为居然能够精确地知道他存在的第一时刻——多年以后,他曾私下里在这个日子庆祝过自己的生日。这一次的电话铃声还比前两次来得早一些——还没到十一点——他伸手去拿话筒时,还以为是别人打来的。

“喂?”他说。

又是一样,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奎恩马上明白了就是那个陌生人。

“喂?”他又喊了一声,“有什么事吗?”

“是的,”对方终于出声了。同样机械的悄语声,同样焦急的声调,“是的,事情很紧急。没有时间可耽搁了。”

“你需要什么帮助？”

“说话，马上。马上说话。说呀。”

“你想跟谁说话？”

“就是那个人。奥斯特。那人自己说他是保罗·奥斯特。”

这一次奎恩没有犹豫。他知道他要做什么，既然时机来临，他做就是了。

“我就是，”他说，“我就是保罗·奥斯特。”

“啊，终于，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听出话音中的如释重负感，似乎突然间，切切实实的平静降临了。

“没错，”奎恩说，“你终于找到了。”他停顿一下，以便让对方明白他的意思，更是为了让他自己明白，同时让别人也能明白。“你有什么事吗？”

“我需要你的帮助。”声音说，“这事儿很危险。他们说你在这方面最在行。”

“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

“我说的是死亡。我说的是死亡和凶杀。”

“那我可帮不上了，”奎恩说，“我不会去干杀人的勾当。”

“不是的，”声音急躁不耐地说，“我的意思正好相反。”

“有人要杀你？”

“是的，要杀我。是这么回事。我就要被杀掉了。”

“你想要我保护你？”

“保护我，是的。还要找出那个想要杀死我的人。”

“你不知道是谁？”

“我知道，是的，当然知道。但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你能跟我说具体点吗？”

“现在不行。电话里不行。这事情非常危险。你必须得过来。”